



核心阅读

近些年,西安易俗社的足迹遍布20多个省份近百座城市。面对新时代变化的审美风尚、新的观演关系,他们通过多场景、多样态、多风格的演出形式,融入年轻人的审美需求,让更多人了解秦腔、喜爱秦腔、传播秦腔。易俗社文化街区共培育40多个本地秦腔自乐班,观众也成了演员……秦腔的活力,在黄土地上生生不息。

古城午后,春日正暖。西安钟楼旁,车水马龙。与闹市仅一街之隔,便是易俗社文化街区。漫步其间,艺术气息扑面而来。

“嗚嗚一声绑帐外,不由得意笑开怀……”露天戏台不大,秦腔演出气氛热烈,西安易俗社2024春节演出季,奏响了新年的欢乐序曲。台下,数百名戏迷和着曲调,戏词倒背如流。这样的惠民演出,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看着台上的演出,易俗社成员、国家一级演员李东峰颇为感慨:“晒着太阳听秦腔,是陕西人的幸福。”

远远望去,戏楼飞檐翘角,雕梁画栋。西安易俗社穿越百年岁月,潜移默化地融入黄土地上的百味人生。

“演员,拼搏一生,最终拼的是文化;演一辈子,最后演的是自己”

47岁的李东峰清楚记得5岁那年坐在父亲肩上看秦腔的情景。

那天,关中小城陕西泾阳县,集市上搭起了大戏台。乡亲们纷纷赶来看戏,“接下来,是易俗社演的《火焰驹》!”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大伙儿纷纷踮起脚尖,翘首以待。不久,熟悉的曲调响起,集市上的人们沸腾起来……

“从记事起,我就喜欢秦腔。”哪里唱大戏,几岁的李东峰和小伙伴便赶到哪里。当年还是小学生的他们常穿过层层人群,钻到后台,透过门帘的缝隙看演员们化妆。“秦腔真让人着迷!”李东峰说。

1993年,16岁的李东峰进入艺校,学习秦腔表演。7年后,他进入西安易俗社。

“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辅助教育、推陈出新”是西安易俗社创社时的宗旨,每个成员都要铭记。“前辈们的教诲,他至今难忘。彼时,一众秦腔名家成了李东峰朝夕相处的良师益友:王芷华、陈妙华、张宁中、张锦华、王保易、任慧中、张保卫……群英荟萃,各有所长。在李东峰看来,易俗社的前辈艺术家有个共同点,那便是对秦腔表演的赤诚热爱与认真对待。

有一次,李东峰在秦腔《小宴》中饰演吕布,在初见貂蝉的情节里,他怎么演都不甚满意。老师张保卫在一旁观察良久,而后悉心指点。“貂蝉入门、见礼、转身,吕布的表演也有不同层次。”张保卫解释:“初闻女声,眼神闪光;再看其影,神色惊艳;后观其人,目光追随。”短短1分钟,吕布的眼神需呈现出3层递进……”寥寥数语,让年轻的李东峰醍醐灌顶。

那时,易俗社的排练场里,众多青年演员披星戴月,刻苦排戏。前辈秦腔艺术家们常在台下观看,然后耐心指点,为年轻演员分析戏情戏



西安易俗社——拓展秦腔艺术传播途径

高炳

理,兴之所至,常常亲身示范。

李东峰学艺如饥似渴,至今仍难忘前辈艺术家们“口传心授”的表演经验。排练《三滴血》,王芷华老师提醒他,要演出人物惊魂未定的神色;排练《周仁回府》,王保易老师点拨他,要演出人物寄人篱下的窘迫;排练《双锦衣》,任慧中老师要求他,要演出人物从温润有礼到豪侠之气的转变……

20多年来,李东峰常常体悟前辈艺术家们“多读书、做好人、演好戏”的谆谆教导,他慢慢品味出其中的道理:“演员,拼搏一生,最终拼的是文化;演一辈子,最后演的是自己。”

百年易俗社,就在这火红岁月中坚韧地传承。

台上开嗓,台下喝彩,人们“共享”戏台,唱出对秦腔的爱

西北人爱秦腔,易俗社所到之处,都是人头攒动。最让演员们难忘的,是一次去甘肃的演出。

那是春寒料峭的2月,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的广场上,戏台还没搭好,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早已闻讯赶来。不远处,小吃摊点人盈客满。

易俗社成为不少戏迷的一份牵挂。79岁

广场上,商贩吆喝声、孩童嬉闹声,夹杂着戏迷的欢喜与期待,化作欢乐的海洋。

一阵锣鼓,大幕拉开。热闹的大广场,霎时安静下来。演员们登台一望,上万人捧场,秦腔吼得尤为带劲,乡亲们过足戏瘾。“游龟山”《火焰驹》《周仁回府》《龙凤呈祥》……经典剧目连演一周,每天两场,场场爆满。演员们登台谢幕时,观众们常常舍不得离开,齐声高喊“再来一段”。演出团队欣然应允,邀请台下众人合唱耳熟能详的秦腔《三滴血》,于是,台上台下齐吼秦腔:“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

“秦腔的活力,在这黄土地上生生不息。”当时加入这场大合唱的李东峰如今已担任西安易俗社演出副总监。他记得人群中走过来一位耄耋老汉,拉住他的袖口。老人伸进棉大衣的口袋,用那布满老茧的双手掏出两个冻梨,说道:“娃呀,赶紧吃,这个润嗓子!”望着老人蹒跚远去的背影,李东峰满是感动:“朴实的观众对秦腔真切的爱,就是我们到基层演出的最大动力!”

蓝天当幕布,大地做舞台。近些年,易俗社的足迹遍布20多个省份近百座城市,西北地区是“重头戏”。与此同时,易俗社还走出国门,在世界舞台唱响秦腔……

易俗社成为不少戏迷的一份牵挂。79岁

话剧艺术的创新力从何而来

陈刚 乐音

下观众的审美需求,因为要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就需要创造出有血有肉、更具有戏剧张力的角色。

引进国外经典话剧作品时,基于本土文化语境的转译是连接观众与作品的重要桥梁。具有汉语言文化色彩的表达,不仅让中国观众拥有亲切的观剧体验,也发挥了话剧作为文化交流媒介的作用。

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借助世界经典作品进行本土化艺术创作,既彰显我们的文化自信,亦有助于艺术家从全球视野对自身进行更加深刻的认知。中央戏剧学院曾通过排演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对我国民族化演剧风格进行探索。其中的一部《麦克白》由5名演员完成,分别依托传统戏曲中的“生”“旦”“净”“末”“丑”5个行当来呈现。舞台美学侧重写意,旨在追求舞台空间兼容百态的可能。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为话剧艺术创新带来契机。如今,科技越来越多地融入话剧艺术,成为

其机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之相融共生。这种融合体现在诸多方面。当科学技术成为创作者表达人物内心的手段时,话剧舞台上的艺术形象释放出更加震撼、感人的能量。科学技术为话剧艺术提供了多样的表现手段,更在不断发展中,催生更多新的演剧可能。它一方面体现在科技对作品传播与传承功能的开发,另一方面展现了科技与艺术创作结合的潜力。创作者对科技带来的丰富性与便捷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更加有机地对其进行运用,强调“精而巧”。

与科技相融的戏剧艺术开创出多样的创作方法与演出形态。当人们尝试运用屏端设备实现“虚拟在场”,具有实验性质的数字戏剧作品纷呈涌现。创作者开发了不同的演艺空间,通过各类先进的科技手段,营造沉浸式、互动式的观演新趣味。包含动态追踪、实时捕捉等功能的XR技术,让演员所处空间可以被实时渲染,即刻呈现相宜的舞台效果。

此外,科技与戏剧的结合更是推动了文旅

的陈新友家住西安,每天最盼望的就是坐一个小时公交车,赶到钟楼旁的易俗社文化街区听秦腔、看大戏。“天气暖和的时候,露天戏台围着上千名观众。”陈新友每次都赶得早,带着小马扎,坐在前排看得更清楚。从2023年春季开始,易俗社在这里“常驻”,惠民表演风雨无阻。

“戏台彩灯高空挂,秦腔舞台送文化……”看到高兴处,陈新友拿起笔,现场写起打油诗。一折戏唱完,诗也写好了。“送给刚才登台的演员,表达我们戏迷的感谢。”陈新友说。

露天戏台上,来自民间的秦腔爱好者也登台一展风采。两年多来,易俗社文化街区共培育40多个本地秦腔自乐班,观众也成了演员,带来300余场演出。台上开嗓,台下喝彩,人们“共享”戏台,唱出对秦腔的爱。

“守艺人”不守旧,从戏曲传统中,寻找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创新表达

灯光渐暗,音乐渐起。易俗社百年博物馆的庭院,座无虚席。循声望去,一群身着橘粉色长裙的女子翩然而至,水袖舞得轻盈。观众举起手机,拍照留念……沉浸式秦腔夜游主题演出“易俗社·梨园夜”,正精彩上演。

2023年8月,西安易俗社推出了“易俗社·梨园夜”。这个秦腔夜游文旅体验项目,力求探索“戏曲+旅游”新模式,开辟“戏曲+”新路径。

易俗社95后演员张倩在剧中饰演“海棠花”一角。易俗社百年博物馆的前庭处,恰好有株海棠树。“只留芬芳在人间,不求硕果于自身”,多年来,海棠花的品格激励着易俗社的成员们,要把艺术的美好留给观众。

剧中饰演李白的易俗社00后演员刘治,以扎实的基本功将人物的恣肆挥洒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刚到易俗社不久,参与的第一场对外演出,就是‘易俗社·梨园夜’。”刘治演得认真投入,赢得台下阵阵喝彩。

除了李白,铁扇公主、包拯、岳飞等舞台形象也深受观众喜爱。有次演出前,一名五六岁的小男孩瞥见了孙悟空的扮演者,兴奋地跟着演员到了后台化妆间。

“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小男孩,化妆师还给他脸上描了戏妆。”刘治记得,后来演到《孙悟空大战铁扇公主》段落时,小男孩坐在台下,高兴得手舞足蹈。“也许在这一刻,一颗戏曲的种子就发芽了。”刘治说。

每次演出完都有不少观众走上台来,与演员互动交流。外国游客也常换上戏服,接受易俗社演员的“现场辅导”,和同伴们拍照留念。

“这就是一场秦腔嘉年华,让观众沉浸在古城的艺术之夜。”“易俗社·梨园夜”策划团队成员蒲国伟说,新时代观众需要新的审美风尚、新的观演关系,“我们一直在尝试探索,通过多场景、多样态、多风格的演出形式,融入年轻人的审美需求,让更多人了解秦腔、喜爱秦腔、传播秦腔。”

如今,易俗社80多人的表演团队中,90后、00后演员占比已超1/3。在“易俗社·梨园夜”的主题演出中,这些“青春力量”扛起了大旗。

夜游演出并非个案。近年来,易俗社携手高校等社会力量,设计了折扇、官灯、绘本、研学服饰等一系列特色鲜明的秦腔文创IP;通过经典剧目3D电影等创新尝试,古老戏曲艺术开始拥抱音乐、动漫、数字科技……

自1912年成立至今,易俗社弦歌不辍。我们跟随前辈艺术家的脚步,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在西安易俗社社长惠敏莉看来,戏曲艺术在历史发展中,一直面临着传承与创新的课题。“一方面,我们守住根本,复排经典,原汁原味传承;另一方面,我们也从戏曲传统中,寻找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创新表达。”

“守艺人”不守旧,易俗社正不断拓展着秦腔艺术传播的途径。“我们竭尽全力,争取满足更多观众的美育、审美需求。”惠敏莉说。

图①:易俗社文化街区演出现场。

图②:2月16日,秦腔《杨门女将·出征》亮相易俗社剧场。

以上图片均为西安易俗社提供 版式设计:赵偲汝

足音



演员达式常。 上影演员剧团供图

表演的魅力跨越时空

石川

第三十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上,电影表演艺术家达式常被中国文联授予终身成就奖。领奖台上,这位83岁高龄、从影一个甲子的耄耋老人,一身蓝色西装,头发灰白,腰背挺直,儒雅不减当年,让观众想起他塑造的一系列角色。

达式常的表演,有一种跨越时空的魅力。他的银幕处女秀,是上世纪60年代在《年青的一代》中饰演文弱书生林育生。二十多岁的他是我母亲那一代女性心中的青春偶像。上世纪70年代,达式常在《难忘的战斗》中饰演副团长田文中,身着朴素的“六五”式军装,挺拔、英武。到了我这一代,初中时,我就能背诵达式常在《人到中年》中朗诵的那首诗《我愿意》是急流……”

金鸡奖的颁奖礼上,达式常再一次朗诵这首诗。他的嗓音,一如40年前那般清澈。他的眼神,也一如40年前那样深邃。恰如时光的一个轮回。达式常的银幕形象以及他朗诵过的这首诗,依然铭刻在几代人的记忆深处。

上世纪40年代,达式常出生在上海一个贫困的大家庭。从小营养不良,瘦弱不堪,让他养成了安静、柔和、内秀的个性。上小学时,沉默寡言的他偏偏最爱听老师们讲故事,英雄的事迹成为滋养他成长的阳光雨露。渐渐地,他也开始模仿老师的口吻,把这些故事讲给身边的小伙伴听,试着添加自己的理解、发挥和情绪。进入中学,达式常参加了学校合唱团,还和同学自编自演了几个小话剧。1959年,他如愿考入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在凌之浩、路明、莫愁等老一代电影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迈入戏剧表演艺术殿堂。

《年青的一代》中的林育生一角并不讨好,却因为达式常的演绎,受到观众的喜爱。有一次,达式常向谢晋导演请教电影表演,一向古道热肠的谢晋忍不住点拨他:“你啊!你的近景和特写,比不上中全景,你要特别注意!”只言片语,道破表演与话剧表演的分水岭。摄影机前的表演,演员面部的神情、动作细节,特别是眼神中的细微幽深之处,才是电影表演的精华所在。达式常顿觉受益匪浅。

从艺60年来,达式常扮演的角色形形色色,革命者、科学家、医生、干部、文艺青年、部队指挥员……1981年,他凭借电影《燕归来》获第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1984年,又因在电影《谭嗣同》中饰演谭嗣同而备受好评。在诸多人物群像中,最有特色、让人过目不忘的角色,莫过于《人到中年》中的傅家杰。戴副眼镜、朴素的寸头、鬓角几缕白发、一脸胡茬,面部难掩一丝疲惫和憔悴,堪称人到中年的典型形象。片中有一个傅家杰脱毛衣的镜头,只见他背对镜头,缓缓褪去套头毛衣,将里面一件满是破洞的旧汗衫暴露在观众眼前。这个细节胜过千言万语,道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生活的清苦,在观众心里掀起情感波澜。达式常回忆,他收到的几封观众来信,都说她们家“那口子”身上的汗衫,就跟电影中他穿的那件一模一样。

细节的魅力,来自电影艺术家对生活上的同呼吸、共命运。达式常与傅家杰是同龄人,他的家庭生活与傅家杰高度相似。在《人到中年》拍摄现场,他甚至不用太做案头准备,各种生活细节和感受,早已成竹在胸。他把自己平常的居家生活直接搬上银幕,床和书桌怎么摆放,床单和窗帘什么花色、什么图案……只要按自己平时生活中最熟悉的样子就不会错。把自己的生活带上银幕,演员在镜头前就不是在表演,而是再现自己的日常生活。电影的生活质感由此而来。

达式常扮演的军人,也带有一股书卷气,让银幕上的军人形象得到了一种独特而富于个性化的诠释。达式常曾回忆,有一个刚入伍不久的小战士写信给他,描述自己与战友们一起观看《难忘的战斗》的情形。影片正在放映,突然飘雨雨滴,部队没有因此而中断放映,大家冒着大雨看完影片。又有一次,其他营区放映这部影片,战士们不能脱离自己的岗位,于是,他们关掉所有灯光,在黑暗中用耳朵又“看”了一遍《难忘的战斗》。

那个年代,那些人、那些故事,距离今天已经十分遥远,但观众没有忘记达式常,没有忘记他扮演过的角色。这就是表演的魅力所在。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藝壇